

丁 寧

冰花集

BINGHUAJI

百花文艺出版社

1262/III



# 冰花集

BINGHUAJI

丁 宁

百花文艺出版社

801669

## 内 容 提 要

在过去的悠悠岁月里，在十年浩劫里，多少有成就的或没无闻的文艺战士，离我们远去了。然而，“人有尽时曲未终”，他们的遗响仍然在人们的心中回荡。

作者在这本集子里，记下了留在她心中那不绝如缕的回想。它让我们再见到他们那战士的雄姿；犒子牛的身影；嗅到他们身上的泥土气息；石油的香味；感受到他们平易近人、埋头工作和热爱人民的优良品德。

这些有名的、无名的人，都曾经有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欢乐，他们的悲痛。作者的文章在和他們分尝这一切，也让我们读者一同分尝。

## 冰 花 集

丁 宁

---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690×960毫米 1/32 印张 6 插页2 字数86,000

1980年11月第1版

1980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4,000

---

书号：10151·530

定价：0.42元

## 目 录

|         |    |
|---------|----|
| 战士的性格   | 1  |
| 孺子牛     | 16 |
| 人有尽时曲未终 | 32 |
| 幽燕诗魂    | 59 |
| 大树终将成林  | 73 |
| 松花江之恋   | 91 |

07/13/58

---

|       |     |
|-------|-----|
| 默默的怀念 | 104 |
|-------|-----|

---

|      |     |
|------|-----|
| 冰雪之歌 | 116 |
|------|-----|

---

|     |     |
|-----|-----|
| 三 叔 | 134 |
|-----|-----|

---

---

|      |     |
|------|-----|
| 仙女花开 | 152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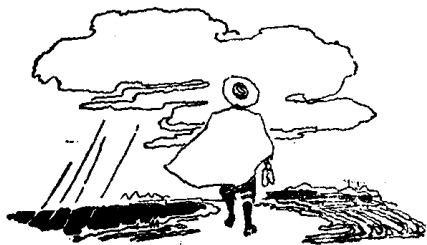
---

|      |     |
|------|-----|
| 雀儿飞来 | 162 |
|------|-----|

---

|       |     |
|-------|-----|
| 清清闽江水 | 179 |
|-------|-----|

---



## 战士的性格

我和郭小川同志最后一别，是在一九七〇年初夏，湖北的向阳湖畔。那一天，下着濛濛细雨，天气闷热，他刚从稻田归来，裤管卷的老高，身上披着一件白色塑料单，神态严峻，象一个传说中的武士。我悄悄告诉他，我要走了，到我的老家去。他似乎不觉得突然，说了几句鼓励我的话，最后，似有把握地说：“走吧，你会回来，我们还会再见面。”说时，那光着的两只紫红色的脚板，有力地插在斑斓的污泥中，那神气充满了自信和乐观。第二天，我就走了。走时很

想再见他一面，可是他一大早就踏着朦胧的晨光到十几里以外的稻田去了。

“我们还会再见面”，在以后的几十年间，我在黄河之尾的偏远之地，常常想起这句话。大约在七一年，我还收到他一封信，末尾还没有忘记写上“再见”两个字。

“四人帮”迫害小川的消息，不断从故人们的书信中秘密地透露出来，越来越骇人听闻。他被诬加各种罪名，简直动辄得咎。江青和她的党羽，步步紧逼，非要把小川置于死地而后快。在那些阴云密布的日子里，我和一些同志，常常私下谈论小川，心里不禁嘀咕：还能再见到他吗？

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当我第一次听到“四人帮”被揪出来时，头一个念头就是赶快把这消息报告给长期受“四人帮”迫害的同志们。自然，也想到远在河南的郭小川，我相信这样的消息，会自己长出翅膀，飞到 he 那里去。那会是怎样的情景呵，“漫卷诗书喜若狂”，不是维妙维肖么！唉，谁能够想得到，没过几天，一个残酷的消息传来——小川去世了！

小川离开了我们，不再回来了。但我一直觉得他还活着。许多往事伴随着他那音容笑貌，时时刻刻浮现在心头。

我最初认识小川，是一九五五年夏天。那时，中国作家协会正经历着一场激烈的党内斗争。在一连串的会议上，有一个陌生人常坐在我的对面，一眼看去，便知道是一位年龄不大也不小的老干部。一天，他把自己写得工工整整的发言稿，交给坐在我身旁的一位编简报的同志，那同志接过以后，未加思考，便按自己习惯了的掐头去尾的剪裁方法，铅笔一挥，把开头的一大段文字划了去。其中有“这是一场大是大非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等句子。不想，这一轻率的举动，使那陌生人的脸上，顿时露出不快，他迅速把稿子拿了过去，在被删去的那段文字一旁空白处，注上了“此段不要删”五个字。然后，又把稿子推了过来。这一下，弄得那编辑同志很不好意思，我看见她那白净的脸上，泛起红晕，铅笔静静地躺在那里，再也不去触动那稿纸。休会时，她问：“这位叫郭小川的是什么人？这么厉害！”

这一场斗争过去不久，作家协会来了新的秘书长，没想到，他正是“厉害”的郭小川。那位编简报的同志曾忧心忡忡地对人说：“不知怎的，我不大愿见新来的秘书长，在他领导下，心里有点嘀咕。”新秘书长到底怎样？许多人不熟悉，只好走着瞧吧。

没有多久，新秘书长便被大家所熟识。他身上好象有一种魅力，不断吸引着大家的注意力。给人头一个印象是，平平易易，不摆架子，也没有那种令人生厌的文人习气。那时，作协机关拥有好几部小汽车，一些主要负责同志和老作家，按规定上下班和外出办公，可以用车接送。但小川来了，却一反常规，他来来去去，总是骑着自行车，有时外出开会，也轻捷地飞起右腿跨上车子就跑了。管理车子的同志问他：“给你准备了小卧车为什么不坐？”他回答：“骑自行车多自由自在，又锻炼身体又大众化。”真妙！“大众化！”大众化就是不特殊化嘛！一些搞行政工作的同志啧啧评论，心中不禁油然而生起敬佩之情，连那位编简报的同志，也不知从什么时候不再嘀咕了。小川的自行车，有时骑得很猛，遇上急事，

更是风驰电掣。有一天，终于出了事儿，在一条热闹的马路上，连人带车摔了个大跟头，差一点撞在公共汽车上。事后大家还为他捏把汗，但他却不怎么在乎，也不进医院检查，一连好几天，一半脸肿着，一只眼睛是紫黑色，外宾来了，他想起自己的形象：“你们看，我这副尊容不会把外宾吓跑了吧？”

新秘书长上任好多天，已经办了不少事，却未曾听过他发表“就职演说”，有一天，召开了一个干部会，大家很有兴致地要听秘书长讲话，但令人失望，他好象没有做什么准备，只是随随便便，直来直去地漫谈了一阵子，甚至使人感觉有些拙口笨舌。但这第一次讲话，还是给大家留下了鲜明印象，记得在谈到知识分子世界观改造的一段话时，突然激情大发：“我们生活在伟大的时代，我们不能虚度年华！”后来，多少年间，我们的诗人总是爱重复着“不能虚度年华”这句话，直到一九七五年，“四人帮”狠毒地加害于他的时候，他还在自己诗篇中高唱：“人民的乳汁把我们喂大，党的双手把我们育成；不是让我们虚度年华，而是让我们参加伟大的斗争。”

小川不善于夸夸其谈，他说他“不喜欢那种饶舌的‘勇士’”，但也并不孤傲寡言，有些时候，十分健谈，谈起问题又很尖锐，特别是在一些会议上，当公开阐明自己某些观点的时候，常常心直口快，不加虚饰。许多同志都记得，他在作协的“演讲史”上，曾有过几次“走火”，而每当同志指出：“你又走火了”，他总是从惊愕中提出抗议：“又挑鼻子挑眼儿啦！”随后便是：“有错误吗？——我是那样讲的吗？——那自然应该考虑考虑……”

令人叹服的是小川工作上的那一股子干劲。“他是个实干家。”——这是多年以来小川留给大家最深刻的印象。他精力永远是旺盛的，似乎满身的细胞都活蹦乱跳。他工作起来，身上常常带着一股风，平日，那风力就不小，遇到忙和紧的时候，可以达到八级、十级、十二级，以致把同志们的“小辫”吹得溜直，连喘息的机会也没有。“我们为什么不能一个人迸发出三个人的威力”；“我是憨厚的奋力工作而且不讲价钱”；“我爱在那繁忙的事务中冲撞”，“人民需要我象作战般地工作”。小川诗篇中的这些豪言壮

语，确实化为了他的实际行动。他在作协期间，身体力行，做了大量工作，倾注了不少心血，一些重要文件，多是他亲手起草，不少繁重的工作，他带头去做。

最难忘的是一九六〇年，准备召开全国第三次文代会和作协理事会第三次扩大会议的时候，正值盛夏，小川成天价脸上挂着一串一串的汗珠，忙着一系列会议的组织工作以及各种文件和报告的起草。会议召开前夕，他连着几个晚上没有睡觉，走进他的办公室，便感到一种极其紧张的气氛。有一天，他好象中了暑，头痛，恶心，不知谁用一条浸过凉水的白毛巾，捂在他前额上，但他仍然不顾一切地忙碌着。记得那天他还亲自主持召开了一个各报刊记者招待会，讲台上也放着一个浸着毛巾的冷水盆儿。当天晚上，我和一个同志到印刷厂去校对茅盾同志准备在作协理事会扩大会议上的报告稿，小川也要和我们一道去，我们不同意，他竟火了起来，终于去了。那一夜，他精神十足，病也没有了。那篇题为《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的报告稿，长达四万余言，他反复逐字逐句

地校阅、订正，间或提出一些问题和我们讨论。他穿的一件短袖绸衫被汗水浸透，紧贴在身上。夜深了，没有宵夜，大家饥肠辘辘。小川想到魔盒的故事，他说：“真希望有个好心肠的神仙，送给我们一个魔盒，‘我们渴了！’魔盒立即打开，出现三盘冰淇淋；‘我们饿了！’魔盒又打开，喷香的饭菜摆在我们面前。”从“魔盒”谈到童话，小川说，我们的儿童作家是要注意为儿童写一点童话，好的童话，可以启发孩子们的想象力，增长智慧的。他说，他计划在晚年，为孩子们写点东西，一定要写点童话。黎明之前，我们两个比较年轻的人，不知什么时候伏在小桌上睡着了，而小川仍然精神旺盛，逐字逐句地在校阅。天亮了，我们的任务也完成了。太阳出来，小川的眼睛布满了血丝儿。他又走进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忙碌工作。

就在那些繁忙紧张的年代，小川在创作上，也是多产的时期。过些日子，他就象变魔术一样，拿出一篇新的诗作，请同志们提意见。“真神！你的诗是什么时候变出来的？”我曾好奇地这样问他。“天外飞来。”——他答。后来习以

为常，每当他把新作带到办公室，我们便说：

“又是天外飞来！”

小川的确把工作和创作处理得不错，从不因创作影响工作，也从不因工作而放松创作；工作愈忙，创作的激情越高，工作和斗争，是他灵感的源泉。据我所知，小川在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发表的一些优秀诗篇，多是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争分夺秒，以高度的刻苦精神创作出来的。

他的诗，写了一首又一首，诗的形式也不断地变来变去。三伏天，长长的中午，同志们都困乏地倒在办公室的长桌上或铺着凉席的地板上，熟熟地睡着了，小川却靠着沙发望着天花板沉思。他在想什么呢？“我又在构思一首长诗，形式上是否能够有所突破呢？唉，新诗这东西，到底朝着一个什么方向努力呢？”有一天我看见他伏在写字台上，用毛笔在一小块纸上写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张小纸，后来我多次从他的记事本中看到。人们都说小川是个有才华的诗人，却是否了解他的作品是怎样从“天外飞来”的呢？

小川的脸上从不挂着愁容。乐观自信，是他

性格中的突出特点。他的头脑中，好象也有个好心的神仙安放了个魔盒，似乎无所不能。有时，他也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也曾有过波折和错误，但他总能想得开，从不表现灰心丧气的样子。有一次，他批评一个气度狭小、缺乏自信的同志，说：“你为什么象申公豹那样，脑袋转在后面，老向后看呢？”小川自己是从来不向后看的，他越是处在困难中，越是乐观自信。听听，一九七五年他的诗歌中，对“四人帮”是怎样地蔑视，又是怎样地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坚强信念：“是战士，决不能放下武器，哪怕是一分钟”；“要革命，决不能止步不前，哪怕面对刀丛”；“战士自有战士的性格，不怕污蔑，不怕恫吓”；“一切无情的打击，只会使人腰杆挺直，青春焕发”。

林彪和“四人帮”及其党羽，曾制造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所谓“天津黑会”的大冤案，有的同志被丢进监狱，有的同志长期遭受迫害。有人捏造郭小川也与此案有牵连，并秘密地对他审查。有一天，我和小川一起走出王府大街64号的大楼，我问他是否知道“黑会”事件，他没有正面

回答，却愤愤地说：“胡说八道！他们所谓的黑会，肯定是红的。”

一九六九年，国庆前夕，作协全体人马都要整装开赴湖北五七干校。临行前，许多同志在墙报上表示决心，我也用了一首小诗的形式表明态度，记得最后一句是：“在五七道路上，昂首阔步。”小川看了，自告奋勇用毛笔替我抄写，写到“昂首阔步”时，他抬起眼睛看了看我，说：“这四个字，要写得有力量。”

到了干校，小川的情绪很好，他积极参加劳动，南方的太阳把他的脸晒得红黑，他变得更健康了。插秧时，可以连续坚持几个钟头，他骄傲地说，可以赛过小伙子们。对未来，他一直怀着无限憧憬，不止一次地说，他将回到《人民日报》，为人民做一个好记者，多写些报告文学，积极为我们伟大的时代歌唱。可是，他哪里知道江青一伙已下了命令，《人民日报》的大门已经向他紧紧关闭了。

我离开干校以后，曾下决心不再返回文艺队伍，我把这种心情写信告诉了小川，他在回信上责备我不应消极，希望我仍然做一个文艺战士。

而他自己，始终如一忠诚于党的文艺事业，无论在什么样的打击和迫害下，他都没有放下笔，顽强地坚持写作，为真理而歌唱。

小川对同志是热情、宽厚的。他在工作中不大动肝火，也不爱强迫命令，在他领导下，同志们可以随意发表各种意见，也可以发发牢骚。有的同志觉得自己分得的工作力不胜任，就跑到秘书长面前哀求：“救救我吧，一点咒也念不出来了！”于是便能得到宽赦。有时，个别同志干脆把未完成的事情（常常是起草的某种文件）推给了他，也极少受到责怪。当然，有时小川也发几句牢骚：“你为什么不可怜可怜我呵，你把困难推给我，我推给谁？”可是，天长日久，事实证明，小川对同志的这种宽容，并没有把人教懒了，相反，大家变得更努力更自觉了。

有一次，为争论一个问题，我和小川突然吵了起来。那时，我很幼稚，说了些顶撞他的话，他非常激动，也对我说了些厉害的话。事后，我好几天赌气不进他的办公室。有一天，我在他办公室门外，听他正和一位同志谈论我：“……她是那样的脾气……”原来在说一些表扬我的话。